

美國不想當世界員警了，只會在重點區域花錢，中國、俄羅斯這些大國可以發揮影響的空間在增加。這是美國國力相對下降帶來的變化，也是不可抗拒的趨勢。

美國正試圖重塑自己的盟友——歐洲。

過去幾十年，尤其是最近二三十年，歐洲發展越來越依賴四大因素：美國的安全保證+中國的訂單+俄羅斯廉價能源+移民提供的廉價勞動力。

但美國不想繼續為歐洲的安全大量投資了，希望歐洲各國增加國防開支。同時，他還希望歐洲控制移民，保證歐洲在基因、文化和宗教的純正性。

他現在打壓歐洲的一系列政策，都是希望改變歐洲，而不是拋棄歐洲。但問題是，他扶持的歐洲各國極右勢力量上臺後，就一定跟美國友好嗎？他們是一個個小特朗普，也是要让歐洲偉大的，所以未來還會有衝突。

最終的結果大概率是這樣的：歐洲經過艱難掙扎，把各國軍隊組織起來，建立真正的“歐盟軍”，整體國防開支占GDP的比重大幅上升，對美國的依賴度下降，但跟美國的距離也將顯著拉大。

美歐關係出現裂痕之後，中國和歐盟關係修復的空間擴大，雙方經貿關係也會形成新的平衡，但中歐變成盟友則沒有可能。

同樣的情況出現在美俄之間，雙方關係修復，但很難聯手。因為俄羅斯也看到了美國政策的多變、不可預期。誰知道4年之後，民主黨會不會殺回來？誰知道特朗普會不會一夜之間改變想法？

至少現在看來，跟美國做盟友反而是比較危險的，有實力、跟美國保持距離反而是安全的。

未來世界大概率演變為在G2+2模式，兩個超級大國——美國和中國，以及兩個次強——歐盟和俄羅斯。大家都有自己的圈子、緩衝區，相互之間都保持一定的距離，但也有合作。

在美國認為重要的區域（比如北美、歐洲），美國會加強對華遏制；但在他認為不太重要的區域（比如非洲、南美），我們的空間或將增加。中國在東南亞的緩衝區，也有望增大。

第三，中國的國運來了嗎？其實國運主要靠自己。

有分析認為，這場爭吵對中國有利，國運又來了。還有人認為，烏俄戰爭結束對我們未必是好事。

國際局勢的變化當然會影響國運，但“國運”的決定

性因素不是別人，而是自己。這是辯證唯物主義的核心理念——內因起決定性作用。

比如最近領導在求是雜誌文章裏提出的，“建設法治經濟、信用經濟”，各級政府“完善市場規則並帶頭遵守規則”，就至關重要，它的重要性至少是DeepSeek的100倍。

在決定國運的因素上，制度建設第一，科技創新和人才第二，跟國際主流社會的關係第三。國運有沒有真的爆發，關鍵看民間投資是否活躍，老百姓是否有消費能力和幸福感。

至於國際間的合縱連橫，決定因素不是別國的態度，還是你的實力，你有沒有價值。所謂弱國無外交，澤連斯基在強國面前的遭遇，當年的李鴻章、顧維鈞也都經歷過。

第四，結束烏克蘭戰爭是大勢所趨，美烏最終還是會達成協議。

戰爭已經很難持續下去。美國肯定不願意出錢了，歐盟也拿不出那麼多錢。出錢需要議會批准，不是各國總統能決定的，霸王硬上弓意味著將失掉選舉。

就連英國的最新支持，也是貸款而不是無償援助。

從特朗普的角度看，澤連斯基是他當政40多天來遇到的第一個硬釘子，除此之外，他是從勝利走向勝利的。

所以，他必須在澤連斯基身上拿回面子。當然美國也有這個實力，只是拿回面子的時候，不能吃相太難看，產能太強的副作用。

烏克蘭最終會在和平協定上簽字。這場爭吵，到底是讓烏克蘭代價更大，還是爭回一些東西，還不確定，要看歐洲國家是否團結一致，幫助烏克蘭跟美國博弈。

目前被歐盟凍結的俄羅斯的外匯儲備等官方資產，高達3000億到3500億美元。

最近有媒體報導說，這些錢將用於烏克蘭的重建，俄羅斯無法收回。據說俄羅斯已經承認了這個結局（有待證實），但俄想分點錢，用於新佔領土地的重建。因為這些地區也基本上被戰爭摧毀了，也需要重建。

如果烏克蘭真的可以獲得俄羅斯被凍結資產的絕大部分，也算是一筆不錯的補償了。



掃碼聆聽原文



掃碼閱讀原文